



林斤澜文集

六 文学评论卷

Linjinlan wenji wenxue pinglunjua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斤澜文集

六 文学评论卷

Lín Jīnlán wénxué pínglùn juǎ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六 文学评论卷

林斤澜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斤澜文集 六:文论卷/林斤澜著;邓九平编. —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

ISBN 7-303-04849-9

I. 林… II. ①林… ②邓… III. ①林斤澜-文集 ②文学
-评论-中国-选集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41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16.875 字数:391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6.00 元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

·林斤澜卷·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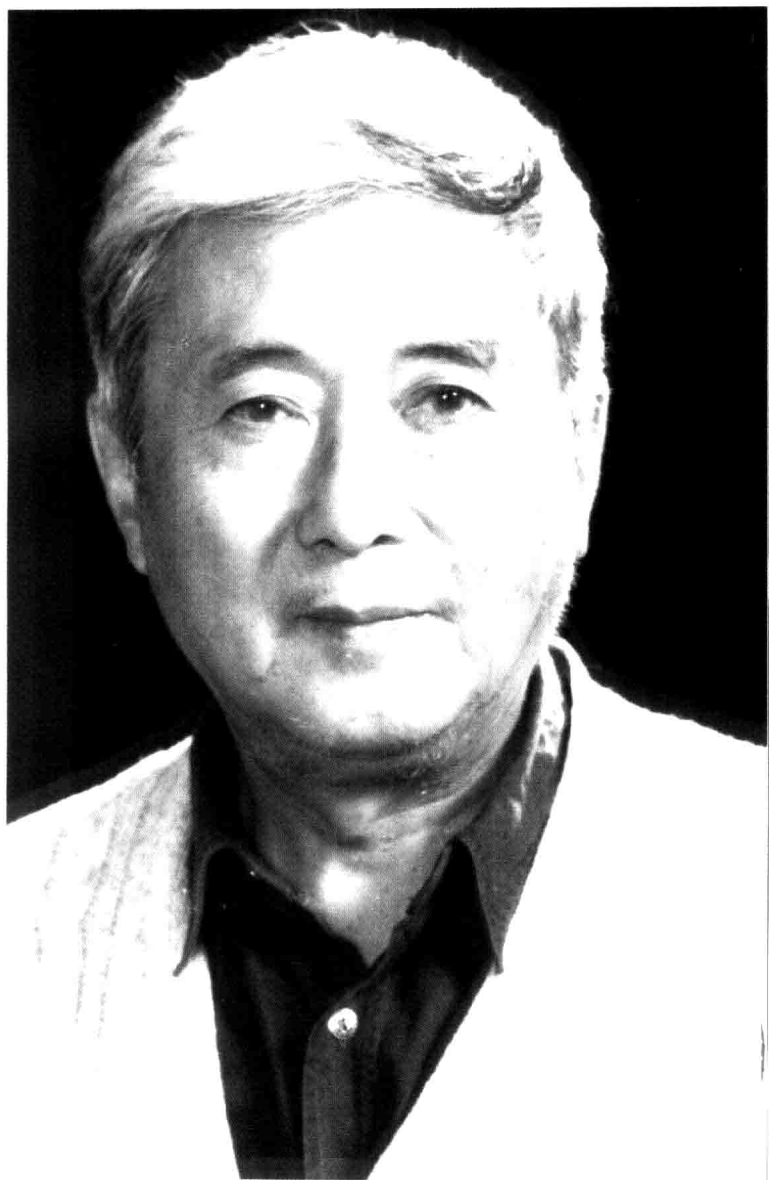
钟敬文	卞之琳	冯亦代	严文井
贾植芳	陈 原	黄 裳	郭预衡

编 委

季羨林	牛 汉	范 用	邵燕祥
姜德明	乐黛云	潘旭澜	陆文夫
高晓声	高 莽	刘梦溪	谢 冕
钱理群	王得后	王富仁	梁 衡
常汝吉	母国政	舒 乙	舒 婷
张抗抗	斯 好	铁 凝	邓九平

主 编

季羨林 邓九平



(90年代中)——温州故乡

AK 11/01



(80年代初) —— 温州



(1998年) 北京——元宵节



(1993年) 全家合影



(1995年) 与汪曾祺合影——瓯海水乡船中

《林斤澜文集》出版说明

林斤澜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他从五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现为北京作协专业作家。

林斤澜先生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甚丰。著有《短篇短见》、《草台竹地》、《矮凳桥风情》、《舞伎》、《月夜有鱼》、《立存此照》、《小说选》、《人生怀抱》、《十年十癥》、《散花记散》、《石火》、《独轮车轮》、《小说说小》等大量小说、散文、文论。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我社征得林斤澜先生的同意，出版了这套《林斤澜文集》。全书分六卷，集入了止于1997年底的林斤澜先生的全部作品。其中第一、二、三卷为小说卷；第四、五卷为散文、文艺随笔卷；第六卷为文学评论卷。林斤澜先生甘于清苦寂寞生活而勤奋著述的高尚品质在文学界有口皆碑，我们谨以《林斤澜文集》的出版，表达对他的敬意。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编委会

一九九八年四月

螺蛳梦（文集自序）

林斤澜

我上小学、上初中时候，功课平均发展，好像都有兴趣，门门考得不错。若把兴趣说做志趣，看出来其实想做“模范生”。

“模范生”和将来的“好饭碗”联系。将来不是还遥远吗？怎么就联系上了？我父亲一生做小学校长，养育子女十人，有自住房产，日常开支靠工薪收入，家庭里充满“学而优吃好饭”的信念。

有时候也对某一门课特别喜欢，那是遇上叫人喜欢的老师了。语文课本的吸引力也平平，倒是课外偏爱文学作品。

我遇上的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班主任他们，是一伙教育家，有的思想先进。他们鼓励读课外书，主张学生自治，选举学生会干事。高年级时，我曾当选图书馆长，顺便读了些翻译名著，留下印象的是传奇，如基度山伯爵。也读契诃夫，能接受他前期仿佛笑话的小小说。

三国、水浒、西游的阅读，有外祖父的指点。我能把水浒故事讲给弟弟听，讲的听的都兴奋。三国讲不好，红楼讲不了。星期天上午，外祖父教读一篇《古文观止》。

大约上中学不久，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出版了，报刊上介绍鲁迅先生带病字斟句酌，我满怀敬意，却怎么也读不懂，不能终卷。大约七八年后，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无书，倒有一本《死魂灵》。晚上寂静拿起来翻翻，竟入了迷，一直读到

天亮。以后一生中，不断遭遇“看不懂”，我看人或人看我，每每想起这番经历，不胜琢磨。

进了中学，正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叫做“学潮”，真如潮涌。从此接触到了“进步”书刊，打开了另一面窗户；窗外明丽如画也如仙境，灵光与虚光不分，金边与毛边不差，更有云苦雾罩是传奇也是梦幻。我的功课虽还名列前茅，但分了心，“模范生”的吸引力也日渐消失了。初中毕业那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就像盼望已久的喜事光临，义无反顾，跟随大同学卷入战争生活。

机缘凑巧，参加了宣传抗战的戏剧活动，一度竟以为是自己的爱好，每每迷糊起来还当做专长了。漫长战争岁月中，也得到进学校的机会，学过戏剧、舞蹈、电影。当年还没有电视，电影事业也叫战争挫伤了元气。所谓电影学校实是草创，却又风云际会，集合了许多文化名流。大家共有一个大题目是服从战争的正义，但艺术的风是多元的，任性的，闪光的……

毕业那年又恰好赶上日本投降，又是喜事，又是大局面的转变。我没有做过一天电影工作，原因说来啰嗦，实际也还是战争的缘故；抗日战争闭幕，解放战争开场。

直到全国解放，一九五〇年，我发表了一个剧本，这算是文艺作品了。面对百业待兴的气象，虽说才二十六七岁，仿佛饱经沧桑。暗下决心，这回该自己选择个行业，从头学起，我选择了剧本写作，其实也还背着往日的包袱。

写了两三年，后来印成一本集子。这些东西可以发表，也有地方印书，可是演出团体不爱采用。自以为搞演出出身，怎么会不适合演出呢？寻思多时，倒明白了诸多有关演出的工作，实不合个性。少年时节的喜好，原是误会。但写作这一行的“行道”，却到后来才渐渐悟些出来。

顺应时势，改写报导，报喜不报忧。也写人物特写——当时还不兴叫做报告文学。不久放开手来，写了小说。在小说这里，显出“不走正路”模样，不时打出些“擦边球”，叫人“侧目”。在文体上，起初觉着短篇顺手。后来面对大段大段的“沧桑”，过去的也罢，现实的也罢，都看不清楚，把握不住。照着流行的套子去弄，又提不起劲儿来。短篇，总还可以回避一些，绕着一点。再后来，写短篇成了爱好。

八十年代开放改革以后，叫蜜饯住了的散文天地，不知不觉间有了起色，我觉着自己写小说的笔，也日益“紧绷”，想写写散文“松散松散”。不想散文又有“大散文”的说法，其中有叫做文论的其实是文艺随笔，那是在五六十年代，在我是一忌。现逢开放，也只当做“搂草打兔子”的捎带活。等到收集时节，不料写得不少，还得到些夸奖。

忽然到了世纪末，回头看看，爬格子将近半个世纪，正经没有干别的。却又总有一半时间，什么都干了，只是没有正经干本行业务。

单单一个“文革”，就是前后十二年的荒废。重操旧业时刻，真有隔世之感。我在一本选集的自序上写下个比方：市场上卖鱼有切段卖的，谁知只剩下头尾，中段哪里去了？叫猫叼了。

若是单说一条鱼，也还有杠好抬，比如胖头鱼，比如凤尾鱼，头尾都有精彩的杠头候着。

若是上下几潮的鱼，全都中段挨叼、挨啃、换骨，虽有保留个模子的，也僵硬如石，或干枯如柴，十九缓不回来。偶见摇头摆尾还水灵的，就呼叫神龙了。

这是个大题目。不是哪位江郎才尽不才尽，整是“断层”！

作家容易“情绪化”，对亲身经历也多“自恋”、“自残”、“自律”、“自娱”等等。“自恋”好比娘打儿子论。“自残”好比

原罪论。“自律”有一种是超脱境界，有一种是恕道。“自娱”是化为嬉笑，化为荒诞，化为迷幻……像这样大题目的正面文章，恐怕只好拜托研究家们的辛苦了。

我“文革”前出的集子，全部无序也无后记，没请人写，自己也宁可“秃”着。“秃”是不留头，防揪。当然活该“三子登科”——“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秃”也照“登”不误，不过总还是不要提供现成的辫子。那么明明知道什么是辫子了？不。影影绰绰只觉着私心另有所欢，怕只怕顺着说，顺着顺着说成个辫子来。

我的小说叫人看做“不走正路”，或“不走大路”，可是历次的“毒草”单子上，也好像没有“光荣”过。现在兴说“边缘”，也许我早已“边缘化”了，或者吹句牛，精于“边缘”，万一出全集的话，可以全收无碍。

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运动”时期，“断层”的作家写些“批判”别人的文章，有时是认识的局限，有时是不得不表态，可以理解，我一篇也没有写过，也无可夸。只是难忘那“相”着纸笔的苦闷还有恐惧，在这里记上一笔。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单写小说。小说的兴趣在短篇，题材在农村和知识分子。

同行中“守短待免”的不多。有一些说法青年时候拿短篇当“敲门砖”，中年是“带手活”“下脚料”，老年的短篇散文化得差不多是“颐养天年”了。

不过大家中，有的以长篇见长，短篇一般。也有短篇著名，长篇平平。从这里窥探，可见虽说都是小说，却各有奥秘。

论述短篇的，多在短字上做文章。短又以字数最明显，字数又无定规，因年代不同差距也显明。

看来短篇和长篇的艺术形成，要从根源起花。作家的生活积

累，是一辈子的事。积累之中，有各种各样的感受方式，有长时间的浸透，也有一刹那的惊觉，好比夜空电闪，或者迷雾中的一线阳光，或者水落石出，或者无意中、梦中、突变中、悠闲中，出现灵感。灵感对所有的作品都是黄金，可以溶化在长篇里，可以是一大部书的顶峰。但在短篇，是这一篇的灵魂，是那一篇的根底，也可以说是内容和形式的全部。

作家对感受总要思索，反复思索，写作思索，写了作了还继续思索。思索是没有完的，不过走向不一，比方说走向深刻、走向丰富、走向和谐，也有走向简短、走向平易的说法。

中国的思维传统中，简短是个特色。好比提溜着虚实两个字，在多少学科中穿针引线，在文学写作这里，从字句手法，到布局谋篇，到整体观照，都可以只是这两个字的摆弄。多么绕嘴缠手的理论，也轻轻发落，有四个字恰到好处：举重若轻。

举重若轻不是哪一门独家所有。但在短篇小说，尤其是专长。

作家感受着思索着，一边表现着。表现讲究模样，模样讲究手段，长篇和短篇的讲究就很不一样了。前辈作家有说短篇最是锻炼技巧，话出有因，好比说开头和结尾，长篇的开头可以不巴天不着地，可以“落套”。结尾可以“结末不振”。都不影响整体的品位。短篇有些名作，叫有的评论看来，只有开头和结尾。讲究“切入”。推敲“跳出”。经营“空白”。追求“唯一的字”“最佳说法”“只有我能够的叙述”……目前流行的写法中，有“加法”、“减法”之分，那么，短篇不以“减法”为主又如何是好？

怎么会有人专攻短篇呢？“官面”、“市面”两面不讨好呀？若不从感受方式、思索形态、表现模样来打破砂锅，又如何摸得着底。

七十年代中间，“文革”过了，“改革”还在酝酿，我名在

“下放”中，身体窝在劫后寒舍。一个“文革”中成长的编辑闯了来，见我稿纸摊在椅子上，人坐在小板凳上，埋头爬格子。这位拿走一篇小说，过了几天送回来，率直说：看不懂。看我愣着，解释道：没有看过这样的小说。

五六十年代，我也有遇见“看不懂”的时候。到了八九十年代，除一般读者，还有资深评论家，还有位高文艺家这么说来着。当然，“看不懂”可以是托词，用来回避回答，大家心照不宣，干净利落。

不过我不想给读者添麻烦，不免俗，争取读者，东问西问障碍何在？

一位中年同行称赞我的文字，又说有时候得像看地图，拿手指戳着山脉河流，才不走眼。

一位青年爱好者说：看得第三遍才像是懂了。我说若没有特殊原因，谁还把小说看第二遍呢。他也笑了。

一个青年学者编选我的本子，断然回答：看不懂的问题不存在，不要管它！

一位中年作家笑道：审美嘛，有什么懂不懂的？那些是审美以外的事吧。

一位当了书记的同行说：故弄玄虚。我说不，不故弄，我自己也不明确。

他惊讶：自己都不明确，写它干什么？

我回答：自己都明确了，写它干什么？

他想了想，说：够现代派的。

我说：不，够古典的。

大约六七十年前的文学青年，凡思想“进步”的，无不崇拜两个作家：国内的鲁迅，外国的高尔基。鲁迅先生的地位越来越高，可是他的一些精辟见解，精彩比喻，如花与色，如左与右，

如小说与教科书……却越不见经传。高尔基不老走运，可是三十年代，他直接用“生活暗示”，“尚未明确”这样的词汇，谈“主题思想”。

难道就在这里，发生了阅读的障碍？粗看起来障碍有三：文理不通；情节不顺；立意不明。细琢磨公认的杰作，往往一二百年也讨论不清楚的，大致在立意上。因此有一种走向：立意的“抽象”，形体的“具象”。也是立意的“混沌”，形象的“丰富”。

八十年代把封闭了三四十年的门窗，一一打开，清浊气流一起进来。百年的气象在十年里流转一周，作家们为赶气流，脚跟叫狗咬着似的，踉踉跄跄。恰好是八十年代末，局面、人生、文学都画了个句号。

九十年代，有作家评论家“青梅煮酒”，共话天下，把另一位作家和我归入“以不变应万变”。其实我有变化，不少人说由明朗变做“怪味”。但怪是什么味？谁也说不清……且说作家坐下来爬格子以前，应当有了诸多准备，坐下来动手做的大致是手艺活了：炼字炼句、手法手段，方式方法……论到手艺，早早就叫做雕虫小技，可又不分新旧，无新无旧，想来见过高手艺人，手捧出土文物，两眼闪闪新奇光芒，而后做出的活又叫做超前。小技自是有限，可又时空上无限。

艺术作品理该有新有旧。但新旧不在小技上，在有没有现代的大意识。意识的现代不现代，指的是无限时空中特定的一小点儿，这又是有限了。

九十年代我走进“古稀”年景，虽有“今不稀”之说，究竟垂垂老矣无疑。可心里还想着跨世纪，向老友老友多方问讯，不是还有点力气吗？再划拉点什么好？

一说还当以小说为主，不用多，但求“出”点儿“干货”。再一个说法不免意外，竟有以为文论方面，倒可以“出”点儿